

# 漫话东瀛倚声学

张珍怀

## (一)

倚声填词在唐代尚处于萌芽时期就已传入日本。平安朝宫廷贵族中流行填词。张志和作《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四十余年之后，就有嵯峨天皇依照张词的声情、句法填写《渔歌子》五阙，贵族中和者颇多。智子内亲王年仅十七岁也和词数阙，其一云：

春水洋洋沧浪清，渔翁从此独濯缨，

何乡里？何姓名？潭里闲歌送太平。

她所作的词虽不见佳，但出于唐代东瀛少女之手笔也算难能可贵了。其后，又有兼明亲王仿效白居易《忆江南》作《忆龟山》二阙，词中有句云：

南溪夜雨花开后，西岭秋风落叶间，

能不忆龟山？

这是由于唐代中日两国交往频繁，倚声填词之风随着文化交流而远扬蓬岛。

但是，两宋词学鼎盛之时，日本迄未发现词学家，这是由于宋代中日交往远不及唐代密切，而其主要原因即宋词已由小令发展为长词慢词，曲调繁多，协律严谨，必须依曲填词，按乐而歌，这对于迢迢万里之外，语言不通，乐律不明的异邦人士应是极为难学的。

一直到明清鼎革之际，东渡避难的明遗

民中却有精通乐律及倚声之学者。崇祯末年巨鹿人魏之琰携乐器、乐谱，飘海抵长崎，定居之后，仍精研音律，累世家传，绵延不绝，至四世孙魏皓造诣尤深，曾到西京讲学，有门人百余人。魏皓著有《魏氏乐谱》共五十曲。有廿余曲为五代、两宋名家词，如冯延巳《蝶恋花》，韦庄《小重山》，和凝《采桑子》，柳永《玉蝴蝶》，康与之《瑞鹤仙》、《大圣乐》，辛弃疾《青玉案》、《千秋岁》、《水龙吟》等。又有心越禅师原为杭州僧，清初东渡，居于水户岱宗山之天德寺。他能诗善画，精通七弦琴，尝为唐宋名家词配琴曲，著有《琴谱》和《东皋琴谱》。

魏皓和心越所著书皆于日本明和间（清乾隆时）先后刊印行世。这对于传播唐、五代、两宋词，以及启示江户幕府中期东瀛词复兴起了莫大作用。

日本当代学者为研究此谱著有专论，我们今日研究词学对此三谱更应重视，它是现存的宝贵文献。

## (二)

江户幕府中期，倚声填词之风又复兴起。由于受明末清初东渡而定居于日本的中国文士传播音律及倚声之学的影响；由于清初曹溶、朱彝尊倡导之浙西词派至斯时已风靡一

世，作者如林，名家辈出；且依曲调而填词已脱离声乐，不复重被管弦，演变成为“长短句”诗体。日本士大夫多能五、七言汉诗，因而作此种“长短不葺之诗”亦非难事了。此时中国风雅之士至东瀛者渐多，词学书籍在日本刊印日增，流风所被，填词艺术也日益成熟，文士之作，笔致幽娴，远胜于平安朝宫廷贵族之词，如祇园南海作《长相思》咏梅云：

春一枝，影一枝，昨夜东风消息迟，  
前村深雪时。竹傍篱，人傍篱。春来消瘦知为谁？江南空所思。

江户中期中国往日本旅游者皆在长崎登岸，长崎遂成为文化交流胜地。宽政八年（清乾隆时）清画家费晴湖在长崎与日本文士为诗酒之会，赠诗与“俳句”女诗人菊舍，有小序云：

丙辰岁，客游崎阳，闻长门有女子菊舍者，善鼓七弦琴，兼工于诗，高尚其志，独携古琴周游历国，遍访名山胜概。其胸怀旷达，淡然无所营，不以爵位屈其志，不以财利动其心，飘然世外，如闲云野鹤无定踪也。古人云归真反璞身不辱，在士君子犹难其人，况于闺媛而能潇洒若是，古今所罕有也……。

读此序即可知其入矣。菊舍姓上田，以其夫早世，出家为尼，云游四方。晚年自编俳句诗集四卷，名曰《手折菊》。所作俳句皆为揽胜记游之诗。这位女诗人也喜爱填词，留有《长相思》二阙，其一云：

霜满舟，月满舟，别宴山山红树秋，  
欢兹地留。鼓琴游，赋诗游。离曲今宵心更愁，银河星欲流。

江户时之女尼菊舍与平安朝之内亲王智子，虽有平民与贵族之殊，但俱是远在异邦、不谙华语而能倚声填词之东瀛女士，也是词史上的佳话吧。

及至江户幕府后期，词学日趋昌盛，长调慢词佳章渐多。天保十年（1830年，清嘉

庆间）日下部梦香自刊《梦香词》问世，集中有词四十四阙，多半为长调。野村篁园为作序言。野村篁园是著名汉学家，当时日本最高学府“昌平黉”的教授，著有《篁园全集》二十卷，其中词集二卷名曰《秋篷笛谱》有词一百五十阙之多。梦香和篁园所填词，深受“浙派”首倡人朱彝尊咏物词《茶烟阁体物集》影响，以清新婉丽之词句，描摹物态，刻画入微，力学史达祖、张炎、周密等人，如日下部梦香《惜秋华》咏牵牛花云：

一种幽葩，已秋迎绮节，翠绡将破。  
剩雨残烟，妆成尚含妍冶。何须秀曼紫纤，开不尽、露珠倾泻。今夜。映纱囊乱萤，彩灯走马。曙月小窗下，尽痴儿摘去，欲添钗朵，恰是素颺萧飒，影欹香惹。吟怀占断新凉，想花庵往事闲雅。无奈。这柔姿，午阴凋谢。

野村篁园咏物词较梦香更为细腻幽雅。兹举其咏梅，咏塞柳二阙为例：

宿冻才消，晴漪渐皱，阳梢暗逗轻暖。玉人未展愁容，笑涡贮春犹浅。烟桥独立，更衬着龙绡柔软。怕远楼画角三声，舞影学他飞燕。云淡漠、冷光照眼，风料峭、嫩芳扑面。一番报信吴溪，五分引游蜀苑。黄昏纤月，隔瘦竹、半弯如线。似翠禽，唤梦林间，依约缟衣重见。——东风第一枝（咏梅用史邦卿韵）

长亭几树，记莺梭织出，千尺金缕。灞岸霜沾，楚塞风干，角声吹断离绪。画桥阴薄斜阳冷，遮不得、半行青绡。叹谢娘老却眉痕，怎似当年娇妩。怅望扬州城郭，暮愁总湿透，鸦背微雨。袅袅柔魂，一去难招，梦里流光迅羽。有情还被无情恼，休重拟江南词句。独爱他，雪岸鸬鹚，伴汝白描成谱。——疏影（咏塞柳）

徒梦香和篁园之词看来，东瀛词发展到江户后期已有优秀词家出现，其名篇佳制自堪与

当时中国词人的作品争妍竞秀。

### (三)

迨至明治维新以后，汉学日渐衰落。但是，在江户建都伊始，东京文士结社填词之风盛况空前。据汉学名家神田喜一郎所著书中云，明治十年至廿五年约十五年间是日本填词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正值中国清代同治、光绪之际，中国词坛呈现华光异采，由于嘉道以来，常州词派兴起，立论精湛，体制日尊，此道虽不能重被管弦，但也不再视为诗余小道。以常州词派标意内言外之旨，欲使词体上附风骚，遂与五、七言诗并驾齐驱于坛坫之上。因此，晚清名流，高才硕学之士皆究心倾力于倚声填词，且斯时出使日本官员及旅游人士颇多诗人名士，对于东瀛倚声填词也起了促进作用。所以当明治维新开始，汉学逐渐衰落之时，彼邦词学却还有盛极一时的黄金时代，此殆所谓回光返照欤？

明治之初十余年间，的确是东瀛词之黄金时代，词家辈出，佳作不胜枚举。夏承焘先生选、张珍怀注的《日本词选》即将在北京出版，该书所选皆为此时名家杰作，本文限于篇幅，仅举森槐南、高野竹隐、山本鸳梁、森川竹溪五家之词数首，以见一斑。

森槐南名大来，著有《槐南词》。他是日本著名汉诗作家森春涛之子，家学渊源，年十三即能诗，其《雪朝早起》云：

屋檐寒雀一群喧，数点疏梅照短垣。

应有客携佳句到，山童扫雪晓开门。

这首诗情景清幽，韵律协调，中国十三岁少年也难吟成，何况他是语言相异的东瀛童子呢。真不愧当时称他为“年少江郎”。明治十三年，他年方十六岁就在杂志上发表第一首填词《南歌子》，并著《补天石》传奇，全部是依曲调而填歌词。这时晚清大诗人黄遵宪正在驻日本公使馆任职，黄和森槐南之父森春涛为诗友。他对槐南的词深为赞赏，其所著《人

境庐诗草》中有《续怀人诗》，有一首为怀念槐南而作，并有注云：“森槐南鲁直（森春涛字）之子，年仅十六兼工词，曾作《补天石》传奇示余，真东京才子也，别后时时念之。”黄遵宪又评槐南所作《补天石》传奇云：“此作笔墨于词为尤宜，若能由南北宋诸家上溯《花间》，又熟读长吉、飞卿、玉溪、谪仙各诗集以为根柢则造诣当未可量。后有观风之使采东瀛词者，必应为首屈一指也。”森槐南这时还是少年，但他没有辜负黄氏对他的指点和期望，终于成为东瀛词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作家。兹举其词六阙为例，分录如下：

试望平原，看白骨青燐无数。空葬送、南山落叶，北山风雨。断井颓垣废草合，玉鱼金碗荒萤护。更莹莹、啼眼似招人，幽兰露。何如怨，其如诉，更如泣，还如慕。是啾啾鬼唱、鲍家诗句，心血千年磨不灭，丘陵终古谁为主。剩悲凉，满目断肠秋，伤心暮。——满江红

庙树红疏，湖荷碧蘸，不问何朝今古。华表归来，鹤意合羞鸥鹭。叹城郭、亡国遗墟，闹京华、软红尘土。只青青镜里螺鬟，依然如画好烟雨。渔樵闲话往事，眼见消沈霸业，凄凉祠宇。当日烽烟，记是义军屯处。铅泪泻、卧棘铜驼，香火并、散花天女。剩池中劫后残灰，作莲心更苦。——绮罗香（湖上望东照庙）<sup>①</sup>

从这两首词看来，便可见槐南词的风格，吊古伤今，悲凉慷慨，开辟了东瀛词人从来未有的广阔境界。他又填了《百字令》叠韵十阙，这十阙叠韵却是豪宕、旖旎各具不同的风格。选录二阙如下：

梦为蝴蝶。赴大罗天上，众香之国。栉栉银云花四照，鸾御前驱风戟。若木红腾，流霞紫夺，一擘蟠桃惜。三千年里，此时才见春色。 诨想大小游仙，黄梁炊许，顷刻分喧寂。天乐飘飘犹在

耳；惆怅迷离无极。忽悟空华，何如旷达，尽制蛟龙笛。一声吹破，笑将如意碰击。——百字令（叠前韵）

又有叠韵一阙题为《墨水酒楼邂逅梦楼听雨校书》，其词云：

梦楼听雨，算相思初种，豆红南国。平日自夸年少气，倒拔倚天长戟。为尔全消，且勿多酌，酒浣罗裙惜，鬢边花笑，背灯偷晕黄色。谁料墨水楼台，重相逢处，不比那宵寂。扇影衣香纷四坐，中有目成情极。侬也回肠，卿还胆怯，聒耳箜篌笛。人前回避，暗中松钊微击——百字令（叠前韵）

槐南此二首词情调迥异，前者奇思壮采，境界空幻，后者纤艳缠绵，具有日本风土特色。（墨江两岸遍种樱花、歌楼酒肆林立，为游宴胜地）从此二词亦可见槐南词题材广泛，艺术高超。他在廿二岁时曾仿效清初顾贞观寄吴汉槎《金缕曲》以词代简，也填《金缕曲》二阙，题为《甲申六月中浣接高野竹隐书，赋此代简》，其词云：

何物无情否？便消魂人间一样，别离时候。芳草含烟烟暗淡，那忍匆匆骊首。不能折河桥新柳。悔我祖筵遍错过，但今宵遥钱天涯酒。凄绝也，醒而后。半床灯火微如豆，独低徊、徬徨延伫，凝望更久。何处雁声传信到，似道恹恹依旧。憔悴色、客衫还又。一自扶持还故里，比从前、少个乡愁有。不忘者，知心友。其二云：

我亦难忘者，是风流玉池仙子，冶春诗社。点染断桥杨柳色，又早双鬟唱罢。好眉黛、青山如画。同调追随两三辈，让夫君和出阳春寡。好传作，旗亭话。几时扶病乘鞍马。古函关、萧萧驿路，夕阳西下。客舍沉吟思我处，使我正思君夜。共回首、小湖台榭。屈指生平人聚散，料尊躯、善保炎阳也。

仆无恙、休牵挂。

高野竹隐得到词后即和韵答之，这便是竹隐填词的开端。

高野竹隐名清雄，名古屋人，年比槐南长一岁。他少年时从日本老儒藤山牧学经史，惟其性喜吟咏。明治十五年他廿一岁初到东京，在刊物上发表七古长诗，名动诗坛，森槐南遂与之订交。二年后竹隐归名古屋，从此他二人倚声填词酬唱甚多。竹隐初为诗学厉鹗，因而他填词的风格亦颇似之。他的词清幽高雅，与槐南之雄奇豪宕，异曲同工，各擅其美。他二位皆为东瀛词史上第一流作家。兹选录其词三阙如下：

一事关心者，似悬崖、摇摇遥向，小湖吟社。还想华鬘开丈室，一十三行写罢。旖旎处、凌波如画。得意移将画眉笔，是仙郎妙句和成寡。为文苑，传佳话。寄来深感白司马。古凉州、慈恩院里，凄然泣下。感梦他时应续记，记个莺春雁夜。更同醉、荷香满榭。料又梦楼<sup>②</sup>劳别梦，愿殷勤为道相思也。待秋水，蒲帆挂。——金缕曲（依槐南词宗见赠韵奉酬，兼寄怀石棣前辈）

槐南对于竹隐和词甚表钦佩，有词评云：

倚声之学，本朝从未有讲究之者，君（指竹隐）以天才风悟，能唱金玉之音，如读顾贞观与吴汉槎词……

但是竹隐所填词还有比此阙更佳妙者。如《摸鱼儿》（长夏景物清旷，悠然有会赋此阙）：

爰层层，傍山依水，笠青蓑绿遥映。年年不负烟波兴，一任痴人多病。长松影，现丈六如来，顿入清凉境。芭蕉阴静，又几日温风，藕花无数，开到鹭鸶顶。无人问。拍遍阑干尽凭，寂寞梧竹幽径。有时醉卧陶潜石，散发天风吹醒。琴心冷，谱渔笛莘洲，抵似江南景。看来也胜。趁暝色前林，乱鸦流水，烟际一声磬。

又《声声慢》（舟自七里滩至厚田）云：

滩名仿佛，七里空江，高踪谁是同俦？愧我征衫，久客赢得归舟。青山送迎堪画，似当年“汐社”风流。沿古岸、有黄芦苦竹，好著羊裘。流水钟声乍近，和寒潮呜咽，搅乱闲愁。谁写孤篷听雨，欹枕惊秋。梦回鸡鸣犬吠，正渔娃出汲江头。喜系缆，酹一杯、残月江楼。

高野竹隐这二阙词真是超然尘外，不同凡响，可称为厉鹗的异国传人了。《声声慢》更显出他的高情逸思，他由日本《七里滩》乘舟还故里，联想到中国富春江严子陵钓台亦名七里滩，因而缅怀华夏古昔高人贤士。从宋末谢翱的汐社风流上溯到东汉严光之羊裘垂钓，从他所吟咏的中国富春胜迹看来，便可知其胸襟恬淡，其风格高雅之处，犹胜于槐南。

和槐南、竹隐同时代的词人颇多，而效《花间》体，擅长小令的作家更多，兹仅录山本鸳梁与北条鸥所填各一首如下：

荷花开似凌波步，罗袜香来处，玉纤催去碧纱窗，只见鸚鵡颤双双。  
红丝端砚团圆小，拭了还吹了。洛神初拓好装璜，皓腕拨灯重写十三行。——虞美人（山本鸳梁作）

江南一别，多风正是愁时节。今宵酒醒何凄绝，楚管谁家，吹上黄昏月。这月曾经光皎洁，那人瘦影春寒彻。梨花雪后酴醾雪，浅梦重帘，多病都休说。——醉落魄（北条鸥所作）  
这二阙词纤艳婉丽与槐南、竹隐之雄奇、幽雅迥然不同，东瀛词坛全盛之时确是绚丽多彩！

森槐南的词友中尚有森川竹猷，更是卓然大家，他不仅擅长填词且循研词谱，费了廿年时间著《词律大成》一书，内容比清代万树的《词律》还要丰富，凡所录八百四十三调，一千六百九十六体，附《大曲》一卷。他于大正六年逝世，此时东瀛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以致这部研究词谱的宝贵资料的巨著未能刊印问世。

注：

① 东照庙是江户幕府时代德川氏家庙。

② 梦楼是日本名诗人永阪石埭书斋名，高野竹隐和森槐南常在梦楼为诗酒之会。

（上接第9页）

以如果要对“南社”的整个历程进行划分的话，我以为还是以柳亚子辞去主任职务作为分界线，划为前后两期较为妥当。“南社”前期，在各地的活动比较多，社友如周实丹、陈去病、傅熊湘等还曾在各地成立了性质相同的团体，如“淮南社”、“越社”、“长沙南社”等，也有诗文集和报刊行世。此外，“南社”还于一九一六年八、九月在北京举行两次雅集，前一次在北京中央公园，后一次在北京徐园，参加者都有二、三十人。《南社丛刻》上刊登过这两次雅集的照片。可是分裂以后，形势大变。不但在各地已不再有活动，就连发祥地上海也声势骤落，一蹶不振。因为当时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发生了巨变，《新青年》杂志就在柳亚子辞职那一年由《青年》杂志改名问世。这个时期，我国不仅有“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思”，而且又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起了疾风暴雨般的变化。“南社”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起过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到那时，“南社”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吧！